

Special Education Research

Ontology and Axiology
Of Research

王培峰 著

特殊教育哲学

—— 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Special Education
Research
Ontology and Axiology Of Research

特殊教育哲学

—— 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

王培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王培峰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209-06761-4

I. ①特… II. ①王… III. ①特殊教育—教育哲学
IV. ①G76②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5241 号

责任编辑：崔 萌
封面设计：彭 路

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 王培峰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32 开(155mm×230mm)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6761-4
定 价 3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634)6216033

序 言

前些日子，培峰将《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的书稿交给我，邀我为其书作序。坦率地说，我既感到高兴和欣慰，又感到为难。高兴和欣慰的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有年轻的学者甘于寂寞，仰望着星空对特殊教育的基本问题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真是难能可贵！特别是当下实证研究主导特殊教育研究领域时，培峰敢于发出不同的研究“声音”，自觉进行理论思考和知识创新，并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了这本专著，令人钦佩！我知道这是王培峰多年勤于思考的一个展现，许多章节来自他曾经发表过的学术论文。书中既蕴含着对特殊教育本体与价值的深刻而独特的创见，又极富哲学思辨的思想张力。可以说，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哲学！在我们特殊教育院校这个小圈子里，很多人知道，我是特别主张要加强特殊教育基础理论建设的，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特殊教育实践急需本土化的特殊教育理论，更是因为特殊教育学科建设和特殊教育理论实在是太贫困和太苍白！2010年10月，我曾邀请肖飞、邓猛、刘全礼、刘春玲、申仁洪和我院的盛永进等教授，专门就加强特殊教育基本理论建设、建构中国特殊教育学派问题进行了研讨，讨论异常热烈。培峰参加了研讨，并在一年后交出了《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这份答卷，让我倍感欣慰！我感到为难的是，培峰这本专著更多的是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对特殊教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其中很多观点独到新颖，十分“另类”，以我之学养和学术主张，要对这样一部专著进行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和评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受人之托，被人信任和尊重，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况且，我还是这个学院的领导，理应对年轻的学者提供应有的支持。所以，我欣然为此书作序。

特殊教育的繁荣与发展需要理论的滋养。特殊教育理论的自觉与建

树是特殊教育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当前，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一方面呈现出日益分化、精细化和思想日益多元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学科的综合化、一体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这就要求既要有分门别类（各门学科）的科学研究，又要有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时代的发展和时代特征呼唤着哲学——一种整体性、复杂性思维的出现和应用。然而，由于研究对象特殊和历史的原因，特殊教育学科还是更多地偏重从医学康复、心理学等方面开展“临床技术”的实证研究，鲜有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和整体的理论建构。因此，加强特殊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哲学思考，无论是对于建立独立的特殊教育学科，还是解答特殊教育实践困惑，都是极其必要的。从这层意义讲，培峰这本专著的诞生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它对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整体思考教育的根本问题，系统建构教育基本理论体系，将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从长远看，我们只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和解决中国特殊教育实践所提出基本问题，我们才不会被西方话语所俘虏，才不会跟风盲从，因而也才能以一种独立之学术人格，建立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风格的特殊教育理论体系和特殊教育学派。

培峰认为，特殊儿童是少数弱势群体的存在，往往难以从现代本质主义的宏大叙事逻辑中演绎出他们的存在与教育。因此，他在运用现代哲学思想及其逻辑论证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存在主义立场和现象学原则来把握特殊教育，从建设性批判视野出发，多采用后现代的视角和方式，冷静彻骨地揭示了特殊儿童存在及其与教育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我思”之思的世界。后现代视角和方式对特殊儿童的深切关怀及对人性尊严和价值的尊重，构成本书的本质特征和应有的价值取向。正是因为这个新的论证视角和价值取向，本书的许多观点极具创新意义。譬如，对特殊教育概念、特殊儿童的存在、特殊教育价值论认识论、特殊儿童生活与缺陷补偿的揭示，不但反映出作者对特殊教育哲学研究范畴的独特把握，而且观点鲜明、深刻，富有解释力、指导力和开拓思维的功能。特别是通过一些批判性认识的观点，我们还隐约看出这位看似谦和忠厚的山东汉子内心深处内含着一股锐气和倔强，那是一种可贵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这也构成了本书的另一个优良品质和鲜明特征。但也许正因此可能会招致一些不同意见的批评。我认为，这些批评本身就是本书蕴含的可贵之处。我倒是非常期望本书能收到这样一种“鲶鱼效应”。当今，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

包容和呵护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理论创新需要思想自由，而能够自由思想是我们人的尊严和本质的体现，思想每前进一步都会带来人的自由和解放。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无不是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的结果。而反观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贻害了我们多少宝贵的哲学思想传承与发展。“思想有自由，研究无禁区”，特殊教育研究应有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学术宽容。这不只是一种环境、一种胸怀，更应是特殊教育研究自身的一种品质、一种追求。

此值“十二五”重要发展时期，我们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向新时代。特殊教育面临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特殊教育的规划和实施，让我们特教学人备感特殊教育研究的使命重大和任务艰巨。培峰这本专著的出版，开了一个好头，做出了极有意义的探索。当然，王培峰老师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他还是一名“爬山者”，专著中一些思想和见解还亟待争鸣和研究，书中的一些文字也可能比较晦涩艰深，可能一线的特殊教育教师难于读懂，等等；但无论如何，我国特殊教育还是需要这样的理论和这样的研究者。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教师加入到特殊教育学科建设和特殊教育理论研究队伍中，我期待并坚信中国特殊教育的春天即将来临。

是为序。

丁勇

2012年2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为何研究特殊教育哲学与特殊教育哲学研究何为 /1

导 论 /3

- 一、特殊教育研究的时代遭遇 /3
- 二、特殊教育哲学研究的意义 /6
- 三、特殊教育哲学的实践秉性 /10
- 四、特殊教育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2

第二篇 何为特殊教育 /17

第一章 特殊教育：本质主义的视野 /19

- 一、特殊教育的存在范式 /19
- 二、特殊与普遍的对峙 /29
- 三、特殊教育概念的审视与批判 /33
- 四、特殊教育本质内涵的敞开 /41

第二章 特殊教育：存在主义的立场 /49

- 一、特殊教育存在吗 /50
- 二、特殊教育的存在与时间 /55
- 三、特殊教育的存在与空间 /65
- 四、特殊教育知识的现象学澄明 /72

第三章 特殊儿童存在与特殊教育 /85

- 一、特殊儿童的“特殊”批判 /86
-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下的特殊儿童存在观 /91
- 三、特殊儿童的自然存在与特殊教育 /96
- 四、特殊儿童的社会存在与特殊教育 /100

第三篇 特殊教育何为 /111

第四章 特殊教育价值论认识论与特殊儿童 /113

- 一、特殊教育价值认识的批判 /114
- 二、特殊教育价值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启示 /119
- 三、特殊儿童存在论价值论 /122
- 四、特殊教育价值实现与特殊儿童身心 /129

第五章 特殊教育价值与特殊儿童生命尊严、自由和权利 /135

- 一、特殊儿童目的性存在拷问 /136
- 二、特殊儿童的生命尊严 /141
- 三、特殊儿童自由的知识、环境向度 /146
- 四、特殊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之卫 /158

第六章 特殊教育价值与特殊儿童生活 /167

- 一、特殊儿童生活及其意义的实质与方法论 /168
- 二、特殊儿童生活的慎思 /173
- 三、特殊教育关涉特殊儿童生活的可能与方式 /177
- 四、特殊儿童生活和特殊教育在彼此中建构自身的羁绊与可能 /185

第七章 特殊教育价值与特殊儿童缺陷补偿 /192

- 一、特殊儿童缺陷的形上之思 /192
- 二、特殊儿童缺陷补偿的可能 /198
- 三、特殊儿童缺陷补偿的蒙蔽与批判 /200
- 四、特殊教育补偿何以超越缺陷 /205

第四篇 何为好特殊教育 /213

第八章 好特殊教育的全纳教育理想 /215

一、全纳教育与隔离教育的抵牾与统一 /215

二、全纳教育的文化哲学理念与创新 /225

三、全纳教育的生态哲学内涵与建构 /232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47

第一篇 为何研究特殊教育哲学与 特殊教育哲学研究何为

在教育群落中，特殊教育是弱势“族群”。它在移植普通教育先验理论构建自身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淡却了对特殊儿童的思考和度量，带来了特殊教育行动和思想的脱节，产生了许多无思想的特殊教育和无特殊教育思想；同时，也带来了特殊教育和特殊儿童需要的脱节，产生了许多无特殊儿童需要关怀的特殊教育和无特殊教育关怀的特殊儿童需要。

导 论

“研究是智力的探险。”^[1]自特殊教育产生以来，特殊教育研究一直以自发状态或以自觉的专门化形态为特殊教育的发展而“探险”。当前，特殊教育在全球哲学理念和教育思潮的嬗变中，正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和困境。在我国，特殊教育研究正处于内在的学科焦虑之中。譬如，“特殊教育属于教育学科，可为什么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在特殊教育中占据相当大的空间和份额呢？”“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可为什么仅凭教育的专业支持解决不了特殊儿童教育问题呢？”这直接引发了对“何为特殊教育？”“特殊教育何为？”“何为好特殊教育？”“特殊教育何以而为？”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这揭示出从哲学视角“探险”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必要。开展特殊教育哲学研究，既有利于提升人们认识和把握特殊教育的理性高度，又有利于提高特殊教育学科（分支学科）的自身品质。

一、特殊教育研究的时代遭遇

当前，特殊教育的科学主义倾向、全纳教育与隔离制特殊教育的抵牾、多学科的参与对特殊教育学科地位的质疑、丰富多样的特殊教育实践对特殊教育研究回应能力的质疑等，成为特殊教育研究无法逃避的遭遇。

特殊教育的科学主义倾向带来自身被形形色色的事实和经验消解而碎片化、现象化的险境。特殊教育不是自然存在的事实，其自产生开始就以特殊儿童意向性的价值观念显现着人类的美好性质；且正是人类的美好性质这一价值根源，使得特殊教育尽管在事实存在中有着各种必然的关系，

[1]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6页。

但这些关系必须服从人的自由自觉的价值需要。可以说，特殊教育存在本身就是人类价值的一个反映；事实与价值是特殊教育不可或缺的两个存在特性。然而，自从特殊教育成为一个教育学概念，特殊教育就一刻不停地受惠于教育的属性，又不停地遭遇教育的羁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现代教育理性，使得特殊教育研究呈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倾向：一是高度“数字化”。通过我国《中国特殊教育》权威杂志看，特殊教育研究成果强调以数字为工具且以数字为本体论信念，力求将特殊教育还原为一个以数字堆积和建构的理性世界，体现出对“凡用数字表达的就是第一真理”的现代性认识。二是将经验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和实用技术作为判定特殊教育研究成果有效性的第一标准。这可以通过相关课题研究反映出来，技术取向、临床取向的课题排斥任何不能实用的思辨，实证取向、经验取向的研究怀疑任何逻辑推演的理论，特别是过度倾向心理学的科学实证化取向。至于纯粹价值的研究只能打发到边缘地带。这样，特殊教育被完全放置在事实世界中，实证化、技术化研究严重挤压了特殊教育价值研究应有的空间，严重堵塞了对特殊教育事实本身的批判和超越之路。由于缺少了高贵的价值之思，可以说，特殊教育实证化、技术化研究的伟大成果和骄傲就是特殊教育真正的自我消解和丧失，也许我们还在为捡起特殊教育的某个“理性碎片”（如“医教结合”等）而自鸣得意，它却正是非理性的理性；狡黠于实证与技术的理性算计，我们仅仅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禁闭自己的牢笼。

后现代思维的全纳教育与现代教育思维的隔离制特殊教育（以下简称“隔离教育”）的抵牾。自20世纪中叶产生融合教育后，国际上逐步形成了隔离教育与融合教育制度并存的两种教育体制。隔离教育是现代教育的产物，是带有现代性思维特征的教育方式，注重的是统一化、体制化、模式化、效率化和社会本位价值观。隔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借鉴甚至移植了普通教育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建立了一些理论基础、基本范畴、问题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制造”了一些特殊教育知识，但鲜有独特的自身理论创新，不但无利于自身学科地位的独立，还以隔离等思想做法误导了特殊儿童的健康发展，拒斥了特殊儿童平等参与社会的尊严和权利。而全纳教育激扬高涨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决定了它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只能是后现代主义的激情和义愤，是带有浓厚主观臆想

色彩的“乌托邦”。^[1]虽然它给予特殊儿童无限深沉的人本关怀，但其本身极易被其理想性所否定。它对特殊需要的满足必然涉及个别教育方案的制定实施，无法绕开身心缺陷的差异及其建立在这一客观实在基础上的实证理性，且难以保证满足所有特殊儿童特殊需要及其成功，但全纳教育指明了特殊教育应然的价值取向。如何在隔离与全纳思想中寻求特殊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多学科的参与对特殊教育学科地位的质疑。随着经验学科的分化，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渗入特殊教育研究，使得特殊教育单一的教育学研究范式面临新的挑战，甚至连特殊教育的学科性质和地位也面临质疑。首先，多学科的参与使特殊教育的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特殊教育研究的对象不再为教育学所独有，而是已经被其他学科所涵盖，成为具有多学科性的“公共学科”。特殊教育究竟是何种类型的知识？特殊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在哪里？特殊教育及其研究的独立性已遭到边缘化。其次，在多学科参与下，特殊教育逐渐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与相关学科对话而应有的基础性的知识、语言和能力，身陷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之中。当前，尽管特殊教育已分化出独特的社会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人群，形成了一个建立在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诸学科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分支研究领域，但一方面由于特殊教育研究者对价值研究的疏离，对实证主义的事实研究的偏执，使得特殊教育范畴、概念等根本性问题尚不明晰，特殊教育不能真正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研究人员缺少学科独立的主体意识，丧失了坚守和捍卫特殊教育话语规则的决心和信念。

丰富多样的特殊教育实践对特殊教育研究回应能力的质疑。这主要体现在现代性思维的教育及其研究的矛盾在实践领域的显现。本质主义的特殊教育理论宏大叙事一直占据权威地位，但面对纷杂的教育实践和教育对象却无法有力回应特殊教育实践的多样性、特殊儿童的差异性问题，许多理论失去了对实践的解释力、指导力、辩护力，引发了人们对本质主义特殊教育理论宏大叙事的合法地位的质疑：“特殊教育有基本理论吗？”“特殊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为什么不受重视？”“现有的特殊教育教科书经典理论为什么难以指导重度残疾儿童教育？”“特殊教育研究中为

[1] 王培峰：《马克思人学视域中的残疾儿童少年与教育》，载《教育学报》2010年第6期，第29页。

什么充斥着大量的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而鲜有教育研究呢？”面对一系列疑问，人们开始怀疑穷尽真理的“绝对本质”，并呼唤真正的特殊教育基本理论的重建。特殊教育宏大理论对复杂教育现象和多学科参与的教育研究的统帅日觉无能为力。同时，由于本土化主体研究意识的丧失，使得我国特殊教育失去了话语权和自主能动性，特别是在西方移植来的“特殊教育需要”概念啃噬下，特殊教育对象也不再确定，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收容所”。这种仅仅以移植、搬运为手段复制西方的特殊教育话语，不但难以满足我国特殊教育成长发展的渴望，而且使我国特殊教育产生身份的忘却和迷失。“我国特殊教育的根基在哪里？”“何处是我国特殊教育的家园？”这些无疑是特殊教育学科化、专门化研究亟待回答的问题。也许研究者的“学科情结”会被讥讽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可缺少学科的独立性也就失去了特殊教育及其研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二、特殊教育哲学研究的意义

上述困境揭示出特殊教育的许多根本性问题亟待特殊教育哲学关怀来廓清。特殊教育哲学作为思想的行动，以“爱智慧”的思想方式建构特殊教育“第一原理”，澄清“何为特殊教育”、“回答“特殊教育何为”、追问“何为好特殊教育”、探寻“特殊教育何以而为”等基本问题，奠基特殊教育安身立命之所。

从特殊教育学科看，特殊教育哲学虽处边缘，却是“头顶的事业”，是其他特殊教育概论、特殊教育评估、特殊教育管理等课程所不能替代的。它在消解哲学与特殊教育的隔阂的同时，以哲学方式在特殊教育的头顶建构着“大写”的特殊教育理论，确证着自身在特殊教育中的合法地位。特殊教育哲学虽然不能直接解决特殊儿童具体的存在问题，甚至不能直接用来作为特殊教育理论指导实践，但它能以自己的哲学视野来照亮特殊教育头顶的这片星空。正是在此意义上，特殊教育哲学研究就是冒险的事业，笔者的思考和写作亦是胆战心惊，需不断地鼓舞自己的勇气，不断地“高空作业”，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责任担当。

特殊教育哲学研究是夯实特殊教育学科独立地位的现实需要和理论诉求。特殊教育哲学研究，是要在当今特殊教育实践中确定特殊教育作为

学科独立存在的“本我”，以哲学的形上思考奠基特殊教育学科。当前，特殊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滞后，许多理论多停留在经验描述和直觉体验的层次，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奠基和理性的逻辑支撑，即使有些深邃精致的思想，也往往在朴素直观的表达中，流于一般的判断而庸俗化、浅薄化。在教育群落中，特殊教育是弱势“族群”，学科地位暗弱，特别是在移植普通教育先验理论构建自身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淡却了对特殊儿童的思考和度量，使得特殊教育处于边缘和无根状态，带来了特殊教育行动和思想的脱节，产生了许多无思想的特殊教育和无特殊教育的思想；同时，也带来了特殊教育和特殊儿童需要的脱节，产生了许多无特殊儿童需要关怀的特殊教育和无特殊教育关怀的特殊儿童需要。如此特殊教育发展愈是发达，其意义和价值就愈是空洞，其学科消亡就愈是加速。从学理的思路看，特殊教育欲成为自觉的独立学科，而非经验的存在，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客观存在事实（科学世界）和存在意义。因此，一方面要以哲学的思维，对特殊教育客观存在事实，以及特殊教育各事物之间、现象之间基本的必然联系和客观规律，以批判反思的“爱智慧”的态度和方法，为建构特殊教育的科学世界、必然性的世界提供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考。另一方面，特别是要立足人的观念世界和实践活动，以生活世界观的态度，对特殊教育中基于事实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性、特殊教育的规律性和人的目的性（特殊教育的事实性和价值性）等矛盾，进行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追问，建立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合事实性与合价值性相统一的人的世界。这是对特殊教育存在意义的追问，它所揭示的是一个之于人的意义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上述科学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统一，使人既能在特殊教育实践中创造而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又能在自己的实践中直观自身，不断追问特殊教育存在目的和自身所实践的意义。这样，在特殊教育存在根据和存在意义之间，对譬如特殊教育“是什么”、“为什么”、“应当是什么”等事实与价值、目的与规律等问题，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奠定一个思考的平台和空间，从而夯实特殊教育学科自主的独立地位。

从特殊教育实践看，特殊教育哲学研究是当今特殊教育思想理论碰撞冲突和特殊教育实践困惑的时代呼唤。在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隔离教育、全纳教育、个别化教育、班级授课制、康复训练、医教结合等各种教育思想和价值观在一个狭小的、短暂的时空里，蜂拥而至。人们消化难、实践乱的滞涨状态成为共同的感受。为什么特殊教育理论越来越繁荣

了，人们却更感到迷茫和困惑了呢？为什么特殊教育经验、信息越来越丰富了，人们却更感到无所适从了呢？为什么特殊教育改革越来越深入了，人们的心底却感到空荡荡的呢？为什么教育管理越来越科学、规范、精确、“人本化”了，人们却总感到有种说不清的痛苦呢？如此种种矛盾冲突，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普遍有一种被压迫、被奴役、被驱使，而又无法反抗、无处可逃的感觉。从深层的哲学层面看，在这些冲突背后潜藏着一个深层的空洞——特殊教育哲学的缺失或不足。人们在实践中大多专注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疏于对特殊教育哲学的思入；而仅实践操作的东西自然难以满足人们的心灵追问和指引人们的灵魂起义。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脑、明白的心，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特殊教育哲学。从哲学思入特殊教育可以使人们倚仗着哲学精神探寻教育的本根，以更加透辟的思力去体验相关理念、理论和方法，改造我们的特殊教育品质，帮助我们走出特殊教育自我围闭的困境。它虽然无法以实然的姿态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却让我们保持对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和反思，尤其是杜绝一些顽固的、定势了的观点理论对我们思维的垄断。特殊教育哲学对实践的关怀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教育理论，它是从灵魂上为特殊教育把脉，而不是医头医脚、修修补补。它的批判姿态可能激进亢奋，甚至怀疑、颠覆既有的一切价值预设，但哪怕是尖刻刺骨的批判也是应允的、自由的。它能透彻透骨地凸显危机，表达时代的关怀，这是特殊教育哲学应有的姿态。特殊教育改革创新，必须以特殊教育哲学为武器。作为特殊教育学人，自然首先应当以反抗奴役的心态和胆识，捧起特殊教育哲学，在思想空间里开辟一条自由之路。

特殊教育哲学研究是特殊教育自身发展矛盾运动的必然。特殊教育哲学是时代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追随其他哲学的流行时尚。在特殊教育产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人们的特殊教育思想和实践并无多少困惑的纠缠，亦没有其他思想资源的支持，因此也没有诞生特殊教育哲学的条件和可能。当前，特殊教育面临着诸多思潮和多样实践的碰撞，无思想的、浅薄的实践方式越来越受到外在思想的质疑或自身价值观和认识论的批判，人们期盼着在特殊教育实践中直观自身，追问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后现代思潮以来，特殊教育的矛盾已不再仅仅是“教什么”、“怎么教”的认识矛盾和“怎样投入与布局”、“如何实现公正”等特殊教育管理矛盾，而是转移到特殊教育自身存在的内部矛盾中，特别是人的观念、行为及其